



沈建華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宗鏡
新出土文獻
論證

沈建華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饒宗頤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9

ISBN 7-5325-3970-9

I. 饒… II. 饒… III. 出土文物—文獻—研究—中國
IV. K877.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34303 號

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

沈建華 編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二廠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巨峰裝訂廠裝訂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8.75 插頁 6 字數 22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7-5325-3970-9

K·673 定價: 35.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自序

近世文物出土之豐富，邁越前古，入二十世紀，種類越繁，如花園莊之整龜，王家臺、里耶之秦簡，上海之楚簡，尤難能可貴。墨子曾說過：“吾非與并時同時親聞其聲見色也，以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墨子·兼愛》）墨子博覽百國春秋，且重視各種器物上紀錄之文獻價值，他的看法，是十分正確的。

沈建華女士承繼尊人之瑜先生遺業，二十餘年來，從余共治古文字，孳孳矻矻編纂《甲骨文通檢》及先秦出土文獻輸入電腦諸兼人工作，皆親與其役，早已卓著勞績。自去年秋天，彙集成《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一書，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曉敏兄很重視我個人的看法，認為可成一家之言，為之刊行，由沈女士細心讐校，引用材料逐條勘核，不辭勞瘁，令人感動。全書校樣，現已畢事。沈女士更寫了《後記》，對我的治學很多抉發和揄揚的地方，很能切中要害，使我慚感萬分。

建華很贊同我談帝江神話^①，即指四瀆的江水，記得蜀史家秦宓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三國

^① 饒宗頤：《殷代歷史地理三題》，《九州》第三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頁七〇～七三。

志·蜀志》)又《水經·江山注》云:“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前賢早已有同樣的說法,我用唐蘭之說,定舌方爲邛方,即蜀地出邛竹杖之邛。沈女士引證最近新疆且末地區出土殘竹,考古家認爲即邛竹之說,以證古人足跡早已與西域溝通。關於這一問題,史書早有諸多記載,我試例舉以下漢、三國時期西南地理發生的歷史事件,帶出討論“叟”與“越嶲郡”的問題,也許有助於我們對卜辭邛方更進一步的認識。

《華陽國志》云:“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叟夷反,郭昌將軍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滇王降,以其地爲益州郡,賜滇王印。

“元鼎六年(公元前一〇一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及汶山郡”。(《通鑑》頁六八六)《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屬益州,縣十五,(治)邛都縣,有邛池灣”,《後漢書·邛都夷傳》云:“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汙澤,因名邛池,南人以爲邛河。”

《史記·西南夷傳》云:“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漢書·西南夷傳》:“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以邛都爲越嶲郡。”“光武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年)將軍劉尚討西南夷棟蠶,路由越嶲,邛穀王任貴襲擊尚,尚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通鑑》頁一三九七)《漢書·西南夷傳》云:“(王莽末年)粵嶲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蓋在地皇時。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蜀太守掾臨邛舒治道造尊閣”^①。此爲新近在四川榮經縣十四公里的馮家村陡壁發現(見圖一),洪適《隸釋》著錄稱爲東漢碑碣之首,事在邛穀王任貴平後十四年。

《三國志·蜀志·劉璋傳》云:“(劉)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

① 《中國書法》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中……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物於曹操，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

《三國志·蜀志·李恢傳》云：“（後主建興元年，公元二二三年）……先主死，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反叛於牂牁，諸葛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李恢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滇池）。 ”又《華陽國志》云：“越嶲叟帥高定稱王以叛。”

《三國志·蜀志·後主傳》（後主建興十四年，公元二三六年）云：“後主……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楊雄《蜀王本紀》云：“蜀王本治廣都之樊鄉，後徙成都。”（按：在雙流縣東南。）

《三國志·蜀志·張嶷傳》記一趣事云：“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襲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住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錢大昕、潘眉皆云：益州郡無安定縣，當作“安上縣”，具見當時叟夷勢力之大。

《三國志·蜀志·張嶷傳》又記：“武都氏王苻健之弟狡黠，以四百戶就魏。”考《晉書·宣帝紀》，青龍四年，武都氏王苻雙、強瑞帥其屬六千人來降，時司馬氏尚未代位。《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晉中興書目》：“宣王在關中，與氏羌破鐵券，約不役使。”又《懷帝紀》永嘉三年“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與劉芒蕩（稱帝於馬蘭山）合。”“苻秦鄧太尉祠碑列舉各地黑羌、白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口水雜戶七十，夷類十二種。”是時粟特人已入居西北，五斗叟蓋叟人信天師道者。

諸葛亮平南至於滇池，國以富饒，其《後出師表》云：“突將無



圖一 《何君尊榭閣刻石》
公元五七年

前，賁、叟、青羌、散騎一千餘人。”叟，《尚書》疏依孔安國傳：“蜀，叟也。”謂：“叟，蜀夷之別名”，羌即青衣羌。《封泥考略》卷三有“跽嶲太守”章，又卷四有“跽嶲郡都尉”章，字作“跽嶲”^①。嶲州一般以指今之涼山。《御覽》引《益州記》云：“汶上越嶲貢鹽法。”《元和郡縣志》：“嶲州，漢時爲邛都國境，漢武始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乃以邛都爲越嶲郡，郡有越水、嶲水，出生羌界。”《水經·青衣水注》：“邛都縣邛地，南人謂之邛河，河中有蜂嶲山，有越嶲水。”今證之殷卜辭記錄，𠂔與戍及𠂔(洩)之交往頻繁：

己丑卜殷貞：令戍來，[曰]戍叟伐𠂔方。……七月。《合集》6379 正

己丑卜殷貞：令戍來，曰：戍叟伐𠂔方。在十月。《英藏》1179 正

己巳卜殷貞：𠂔方弗允伐戍。十月 不玄冥。《合集》6371

戍，殷時亦稱西戍（詳見拙稿《殷代之西戍》），戍與洩合攻𠂔方，洩即叟也。巨型玉琮在蜀地的出土，證明越人勢力之西被，在殷代已是不爭的事實。我昔年在法國《王道》討論《邛竹杖之邛與殷代𠂔方》一文^②在“叟與邛”一章節已有詳細討論，近期再有專文，考證甲骨文的“洩”與“叟”一字的涵義與蜀地之關係，尚待刊布。《華陽國志·南中志》曰：“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余又考證《尚書》中稱“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乃叟夷之西遷者。武梁石刻畫像題榜“渠[搜]來”。《宋書·符瑞志》記“渠搜，禹時來獻裘”，至少可追溯夏代。我所以不殫繁瑣去陳述這些史實，由以上叟與邛都所在地合證，𠂔之地望必在邛都，似可論定。

一九三六年越南北部青化的 Tel-ngo 地方，出金印一方，文曰：

① 吳式芬、陳介祺《封泥考略》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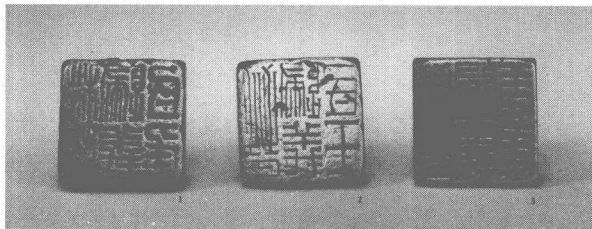
② 饒宗頤《邛竹杖之邛與殷代𠂔方》，法國遠東學院《王道》一九九七年第七期，頁二九～四三。

“晉歸義叟王。”(附圖二)叟夷活動在越嶲郡,此叟王即三國的叟帥高定之流,時已為蜀所平。入晉統一後,再受封,故其金印有“晉”之號,我在法京時,寫有一跋文^①。

近時,屈志仁兄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走向盛唐”選出展品,展覽在第二組《絲綢之路的開拓》,開端即展出金印一組三件:“晉歸義氏侯”、“晉歸義氏王”、“晉歸義羌侯”,均甘肅省西河縣出土^②。(附圖三)按此與上舉與越南的“晉歸義叟王”應是同一性質。其他展品,有各種毛織品,及新疆出土的北朝“胡王王胡”連珠文飾錦和粟特文銀碗(列展六四號)。按《華陽國志》載:“武都郡有氐僂殊縷布。”《說文》:“縷,氐人殊縷布也。”四川的氐蕞,非常有名。可見氐族與叟有時又合稱曰:“氐僂。”三國時武都氐王苻健歸蜀,其弟苻雙則歸魏。甘肅西河縣所出氐王金印(武都郡與西河縣在甘肅境內),可能是苻健之弟入晉後加封之物。



圖二 越南清化省 Tat-ngo 出土“晉歸義叟王”金印



圖三 甘肅省西河縣出土,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① 拙文《越南出土歸義叟王印跋》,《固庵文錄》,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一五三~一五五。

② 《走向盛唐》,香港文化博物館出版,二〇〇五年三月,頁一〇八。

銀碗之有粟特文，不足為奇，我們看士變為交趾太守時，兄弟並為列郡首長，雄視一方，出入車騎滿道，胡人夾車轂焚香常有數十（見《三國志·吳書·士燮傳》）。當時交州成為胡商胡僧聚居之地區，如康僧會本康居人，其父因商賈移家於交趾，即其一例。胡人屬昭武九姓者，多來自中亞，他們本來就使用粟特文。廣東遂溪也出土銀碗，口沿就是粟特文。我們看苻秦時鄧太尉祠碑列有“支胡粟特”早已入居西北。

西域且末出土邛竹杖遺物，是絲綢之路上正常的事，西南夷以邛都為最大，四川對外有五道，“出邛”是其一，自然可直通西域。其實，漢代的叟族主要有兩支：一支居住在南部，一支在雲南北部益州，據《後漢紀》所說：“又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即《魏略》所說：“大秦即從海北陸路，又循海西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葉其峰列舉漢代叟園印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①。中外交通，絲綢之路通道之外，還有許多途徑。這幾個金印，弄清楚它背後的人事關係，不一定可看做開拓絲綢之路的事例。質諸志仁兄，未知以為然否？

殷代的方，相當於漢代的邛都、邛穀，從它的周遭有關係的叟族越人證之，和漢、三國的史事正完全吻合無間。

在“日杲杲”、“花冥冥”^②的春天，病中拉雜寫此，聊當本書補白。

二〇〇五年四月 饒宗頤 時年八十有九

① 葉其峰：《我國古代叟族的印章》，《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頁七七～八一。

② 杜甫詩句：“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

目 錄

自序	饒宗頤 1
----------	-------

(一) 殷周史地叢考

《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	3
“玄鳥”補考	20
猃狁、苗民考	27
中國古代“協生”的傳說	32
鬻公盨與夏書《禹之總德》	49
說零伯——《盛世吉金》書後	60
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	67
殷代地理疑義舉例——古史地域的一些問題和初步詮釋	77
殷代歷史地理三題	95
殷代盧帝考	95
帝江、工方考	100
殷代竹國辨	108
契封於商爲上洛商縣證	115
殷代的“西戍(越)”	130

由古唐國談唐叔虞封地與“叔矢”及“燮父”問題	133
附：曲沃北趙晉侯墓地 M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關問題 研究筆談	138

(二) 楚簡與詩樂

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為中心	143
從郭店楚簡談古代樂教	152
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談老子門人的琴學	161
談鐘律及楚簡“澹”、“潛”為“折”字說	175
緇衣零簡	181

(三) 上博竹書《詩序》綜說

上海楚竹書《詩序》小箋	187
詩的欣賞——古代詩教和詩的社會	193
興於詩——《詩序》心理學的分析	200
楚簡《詩說》的理論及其歷史背景	209

(四) 論里耶秦簡

由明代“二酉山房”談秦人藏書處與里耶秦簡	233
古酉水、酉墳考——里耶秦簡所見“酉陽”與古史	240

(五) 其 他

談《歸藏斗圖》——早期卜辭“从斗”釋義與北斗信仰溯源	251
由懸泉置漢代紙帛法書名跡談早期敦煌書家	257
《居延漢簡編年——居延編》序	261

後記	沈建華
----------	-----

(一) 殷周史地叢考

《詩》與古史

——從新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

前 言

古代的史事，沒有太多詳確的記錄留下來，商代的史書，具體的祇有《史記》的《殷本紀》；幸得出土還有約六萬多片的甲骨刻辭和少數銅器銘文，可供探索。存世文獻《尚書》的《商書》以及《詩經》的宋國傳下的《商頌》，寥寥幾篇而已。本論文要談的《詩》，是專指《詩經》而言。

東漢鄭玄著《商頌譜》，對商代的來歷，略有申說。《詩》中有幾句成為古史的珍貴史料，最重要的要算《玄鳥》一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又《長發》：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這是《葩經》中多麼美麗的句子，久已深深地印入國人的腦海。過去學人包括經學家、史學家、神話學家不知花去幾多心力去尋求解釋，可說是車載斗量。現在姑且撇開不談，試利用近年最新出土一些考古資料，綜合起來，提出我的看法。不久以前，從香港購回北京，震撼一時的西周銅器虢公盃，銘辭開頭便有“天命禹專土”一句，同於《禹貢》，亦和《商頌》的“禹敷下土方”一樣。“專土”即是“敷土”，十分有趣。

我是研究古代史的，特別注意殷商文字和歷史，三句不離本行，今天講演的題目，自然亦是屬於這一範圍。

中文大學的校徽，採用鳳鳥。校徽的說明：“鳳被視為南方之鳥，作為高貴、美麗、莊嚴的象徵。”我要談的玄鳥，恰巧是鳳。現在可以說是從校徽說起，帶出我的歷史觀。

《詩經·商頌》所說的神鳥，在屈原的辭賦之中，如果我們細心用《天問》和《離騷》合證，玄鳥與鳳分明指同類鳥而異名。周室之興，鸞鷟鳴於岐山^①。至於後代，每以“鳥”為得國之瑞^②。過去認為玄鳥是東夷的傳說，我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在臺北史語所傅斯年講座已指出玄鳥是在東方與西方共有的信仰^③。連年以來，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可以支持吾說，現在更進一步提出新的論證。許多神話傳說，每每是由“源分而流合”的形態逐漸形成一個系統^④，鳥的信仰，亦是如此。請聽我緩緩道來。

① 《國語·周語》上內史過論神明語。鸞鷟，鳳之別名也。

② 如唐初竇建德見有大鳥五集於樂壽，以為己瑞，改元曰五鳳。（《通鑑》卷一八六，標點本頁五八二五）

③ 拙作《古史之斷代與編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漢學講座，二〇〇一年五月，頁一一～二二。

④ 參方以智《東西均》“源流”章。

一、玄鳥故事與簡狄

在楚辭裏面，屈原的發問，見於《天問》說：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簡狄在臺謦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嘉）？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條”是地名，爲“鳴條”的省稱。史書都說商人代行天罰，放桀於鳴條之野（王逸《楚辭章句》用此說）。《史記·夏本紀》：“桀走鳴條。”又《殷本紀》：“桀敗於有娥之虛，奔鳴條。”又《秦本紀》：“湯敗桀於鳴條。”《書·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孔傳》：“陟在河曲之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是鳴條在山西安邑西，因晚夏都於安邑也。史公蓋因《尚書》爲說。今從屈子之問，知鳴條亦有時省稱曰“條”。

《楚辭·天問》於桀放之後，問及商人之興有關玄鳥的傳說。案《離騷》已不止一次言及有娥。如：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思美人》亦云：

高辛之靈晟（盛）兮，遭玄鳥之所詒。

王逸謂：“有娥國名，謂帝謦之妃、契母簡狄也。”引《詩·商頌》：“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李善引《呂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

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以說之。有娥二女，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名見《淮南子·地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以《離騷》與《天問》互證，簡狄之名，屈原時代已耳熟能詳。“在臺”自即“九成之臺”。“玄鳥致貽”亦即“鳳皇受詒”。故玄鳥不必指燕，亦可指鳳。屈子時的智識已是如此。《續漢書·禮儀志》司馬彪注引《天問》句作“玄鳥致胎女何嘉？”即問玄鳥遺卵，而簡狄爲何會生子。古本如此^①。

卜辭見娥之名：

□辰王卜，在令[貞]麥毓効。王吼曰吉，在三月。（《前編》2.13；《合集》38244）

娥，殆與有娥是一族。有娥的地望，《淮南子·地形訓》分明說道有娥在不周之北，是在西方。屈子《天問》在簡狄二句之前，記夏桀滅喪之事，屈子問曰：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指伊尹）。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條爲鳴條的省稱，洪興祖補注：

《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

“條放”一句足證楚人所傳古史有桀奔鳴條之事。

我們根據《殷本紀》，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鳴條。《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鳴條地在安邑。《書序》稱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① 參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頁三〇二。